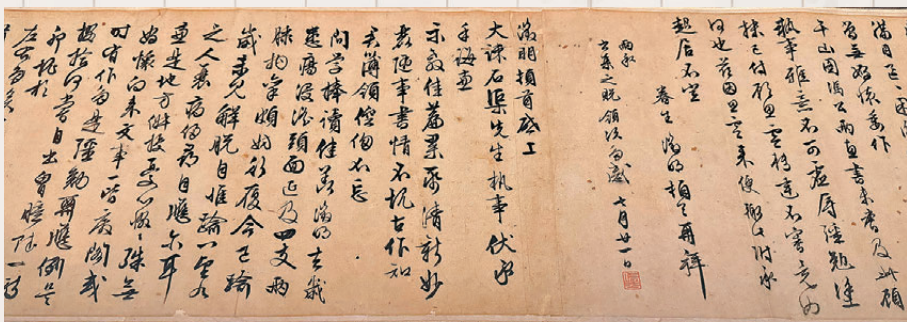


重慶三峽博物館舉辦明清名人書札展

尺素之間讀明清諸賢文心

● 文徵明《行書致張石渠書札卷》局部



● 唐寅(唐伯虎)行草書扇面

走進展廳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片沉浸式空間：數十竿翠竹錯落排布，太湖石、石燈籠點綴其間，數十塊鐫刻着「江水三千里，家書十五行」等經典詩句的透明長條展板懸於竹梢，高低錯落如風中竹簡。這一方虛實相生的造景，正是策展方特意為觀眾鋪陳的「引子」。

一級文物唐寅扇面陳展

在210餘件展品中，最引人注目的當數明代書畫大家文徵明的《文徵明行書致張石渠書札卷》——這卷縱27.2厘米、橫371厘米的紙本長卷係首次系統整理刊布、首次公開展出。同場展出的，另有一級文物唐寅（唐伯虎）行草書扇面尤為吸睛。扇面為紙本着色，形制小巧，筆法縱橫灑脫，揮灑靈動，極具視覺張力。唐寅以行草書錄自作七言詩一首，詩句借「不為五斗米折腰」的陶淵明起興，流露出文人的豁達之氣。

策展人韓鑄指出，此作創作於唐寅受「科場舞弊案」牽連、仕途盡毀的人生低谷期。當時，這位原本意氣風發的江南才子生活困頓，甚至需靠友人接濟度日。他特別提及扇面落款「唐寅」之下，鈐着一方珍貴的「南京解元」朱文印。這方印章不僅是唐寅早年中舉奪魁的

榮耀見證，更是其一生中珍視的身份印記，與作品中流露出的避世之嘆形成了令人唏噓的對照。

成親王致恩師手札亮相

一組名為《成親王手札》的珍貴信札吸引了不少觀眾駐足，成親王永璽為乾隆帝第十子，書宗歐趙，這封書信乃上元節寫給老師的短札：「皇十一子奉聞師傅近好。齋居呈簡，非唯字畫潦草，並簡封套，一切皆無。徑用粗紙，卒爾陳達，慢略不恭……」

令後代倍感意外的是，他在書信中说因「齋居」簡樸，連寫信的封套都是隨手撿來的粗紙，形容自己的字跡「潦草」，擔心顯得「慢略不恭」。這種帝王家的子弟在師道尊嚴面前的謹慎微，與他在朝堂上的尊貴皇子身份形成了鮮明對比。

「今具書燈兩對，聊用助嘉節侍觴之慶，乞轉付之。封開印後，諸容晤聞。不具。上元日左衡。」在古代，書燈既是文房實用之物，也是極好的文墨雅玩。在一年一度的上元佳節，即使貴為皇子，也要為恩師送去書燈作為賀禮，既能讓後人感知文人之間以物寄情的細膩雅趣，亦在皇室禮儀的莊重中多了一份尋常人家的溫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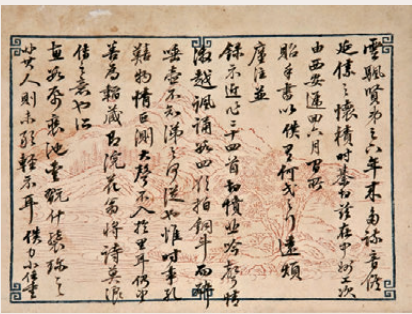
放大鏡

林則徐信札陳時局之艱

晚清名臣信札單元內，《林則徐致雲帆札》則顯露出一個更完整的林則徐。世人皆記得他以虎門銷煙的烈火彪炳史冊，可烈火之外，這封信裏藏着中國傳統儒家士大夫的君子本色：處貶謫而不改其志，文人風骨、憂國憂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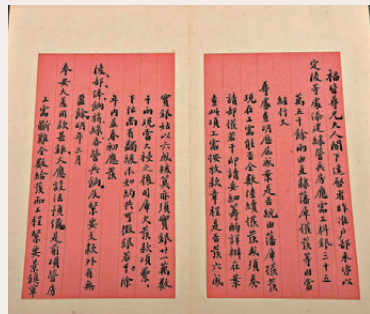
策展人韓鑄介紹，此札寫於林則徐以正三品銜署理陝甘總督任上，正值陝甘春耕關鍵時節。信的開篇，這位曾在虎門銷煙時鐵骨錚錚的老臣卸去鎧甲，他回顧鴉片戰爭後被貶伊犁的歲月，在塞外苦寒之地收到友人戴綱孫寄來的感事詩。他向友人坦白遲遲未覆信的緣由——「觸緒則生悲，轉喉則諱重」，彼時政網嚴密，提筆便牽愁思，開口即觸禁忌。

筆墨轉至後半段，林則徐直面當下的時局之艱。自伊犁赦歸入關以來，他「禦戎於隴，辦荒於秦，先之以勞，繼之以病」，拖着貶謫後衰病之軀，在甘肅防邊、在陝西賑荒，日夜操勞。原本已上書乞假調理，卻蒙朝廷體恤寬給假期後仍迭奉諭旨敦促回任，只得於二月十五抱病返閩。此時閩中大旱「早既太甚，民食孔艱」，雖剛得一場春雨得以播種秋糧，但夏麥早已絕收無望。他在信中慨嘆「回任後正不知精力能濟否」，年逾六旬的老人明知體力難支、前路維艱，卻仍將安置災民的擔子扛在肩上。



●《林則徐致雲帆札》

李鴻章的政務賬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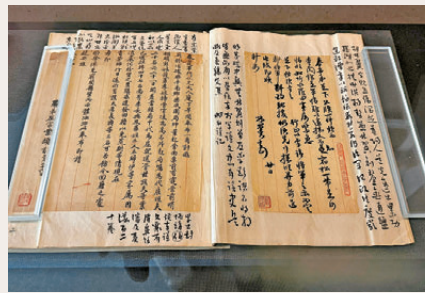


●《李鴻章致周恒祺書札》

展覽還展出了清末重臣李鴻章的一組信箋《李鴻章致周恒祺書札》，寫於光緒四年至七年間。收信人周恒祺，字子維，咸豐二年進士，時任直隸布政使，與李鴻章同渡宣海，是淮系在直隸財政與行政線上的核心搭檔。

展出的這幾通李鴻章手札，沒有文人唱和的雅韻，皆為直隸政務的細節：為皇帝巡幸修整御道，李鴻章叮囑「地下冰塊務令刨挖淨盡，碌軸碾磑及窪坑處，須用秫秸鋪底，道旁多堆白砂」；戶部撥派定陵、惠陵添建綠營兵房工費三十五萬餘兩，他反覆推敲「截留長蘆鹽課京餉」的騰挪方案，觀者能直觀感受到災年後司庫「欠發款項票景」的苦況；點評下屬任免「張承福少有才，似欠穩練」。行書、楷書兼用，筆墨老辣痛快，今人有幸親得「大員便籤」。

左宗棠的軍事手札



●左宗棠為咸豐六年的軍務信札

一封左宗棠寫於咸豐六年的軍務信札，為觀眾揭開了湘軍早期作戰指揮的真實一角。這通手札寫於1856年，時年44歲的左宗棠正入湖南巡撫駱秉章幕府，總理軍事。信是寫給前線將領「潘川」的。彼時湘軍剛剛攻克萬載，左宗棠在信中先報了這一捷報，隨即對戰局作出判斷。在兵力部署上，針對荊瑞、大橋兩路均需設防的情況，左宗棠明確反對分兵：「兵力分單，恐兩無所益。」信中心同時通報了友軍動向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這封信的後半段花了大量篇幅談軍餉。左宗棠告知潘川，援贛部隊每月需餉四萬餘兩，本省防剿還需十餘萬兩，「往日取給，故不能不打算」。針對潘川提出的按湘營標準發餉的請求，他留下了一句頗為沉重的判斷：「此時餉項之難，亦將日甚一日，增兵之議，恐徒成畫餅也。」

石渠寶笈著錄虞世南《積時帖》亮相秋拍 1.77 億港元成交



●虞世南《積時帖》

(嘉德供圖)



●拍賣現場

石渠寶笈著錄初唐書法大家虞世南行草書作《積時帖》，日前以特別拍賣形式在嘉德香港見拍，引發市場關注，拍前估價標註為「估價待詢」。拍賣當日上午10點30分，該作以1.3億港元起拍，歷經近20分鐘時長、現場與電話委託客戶數輪競逐後，最終以1.55億港元落槌，含佣金成交價達1.7745億港元，創下虞世南書法作品拍賣紀錄。據嘉德香港介紹，該作來源為海外藏家，這件一度被學界認為毀於戰火的法書名跡，自1945年長春「小白樓事件」後從未公開面世。

虞世南為初唐四大家之一，是王羲之書學正脈傳人，被唐太宗奉為書法老師，唐太宗所言「遠學王羲之，近學虞世南」，道出其無可替代的歷史位置。《積時帖》是一通寫給友人的私信，開篇「積時傾心」，信中問候友人「歲陰寒重，願恒清約」，又自言「世南衰羸日甚」，感慨自己年紀大了、身體漸衰，卷末還惦念對方

新作「若有新制，願能示」。這不是嚴肅的官方大作，寥寥數行，流露出日常的鬆弛與溫情。

據介紹，《積時帖》最前端「墨所具」三字處，鈐有一方僅有一半的「司印」。印文為粗邊框九疊篆，從現存的字形比例來看，原印應為三列，「司印」二字只佔其中一列。據故宮博物院前院長馬衡據《明史·職官志》考證，這方殘印應是明代內府「典禮紀察司印」——明洪武年間，明廷設置典禮紀察司，負責糾察內官失儀及不法等事，後來改稱司禮監。明初內府收藏的書畫、器物，在勘驗、登記等過程中，會留有這樣的半印。換句話說，「司印」即代表了明代內府收藏體系的認證。

嘉德在《積時帖》特展中詳細標註，有「司印」的作品目前可見一百四十餘件，包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東晉王珣《伯遠帖》、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北宋范寬《谿山行旅圖》、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北宋郭熙

《早春圖》等等。

嘉德古代書畫部總經理胡瑩談到，「市場上可進行流通的私人收藏，有明典禮紀察司印半印的，可謂是屈指可數。在《積時帖》之前，嘉德只經手過一件載有此半印的作品，那也是在20多年前了。」

在正式上拍前，《積時帖》已引發廣泛關注。今年9月，嘉德在北京舉辦「積時傾心」重現特展，限時11小時，觀眾排隊一至兩小時僅獲數分鐘觀賞時間。嘉德香港預展期間，此帖同樣吸引眾多書法愛好者與收藏家到場觀摩。嘉德方面亦組織了高規格學術研討會，邀請浙江余姚虞世南書法博物館館長計文淵、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史睿、《中國書法》雜誌主編朱培爾、北京故宮博物院書畫部研究館員楊丹霞等多位專家學者，圍繞《積時帖》的書法面貌、米芾臨古問題、鑒藏遞傳及其在書法史上的意義展開討論。

●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